

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彭清一关于新中国早期对外文化交流的片段记忆

本报记者 毛莉



1951年,彭清一(左一)演出双人舞时,与驻莫斯科使馆人员合影。

从流浪儿到新中国第一代舞蹈家,彭清一的一生见证了新中国文化发展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为了搜集保存新中国早期对外文化交流的珍贵史料,我们找到了舞蹈家彭清一,听他讲述几十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第一次走进金色大厅

上世纪50年代,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参加每两年一届、每届历时半个月的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简称世青节)。每届联欢节由中央和全国青联都要在国内选拔大批优秀的青年文艺和体育工作者参加。彭清一在1951年被选拔为中国青年文工团舞蹈队的成员,赴德国柏林参加第三届世青节。

“那段日子非常充实。”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青年文工团的日程总是排得密密麻麻,马不停蹄地走访了民主德国、苏联、保加利亚、波兰、奥地利、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家,参观、交流、欣赏歌剧、芭蕾舞。“即使看不懂,也要使劲鼓掌;不能大声讲话,要认真学习;要展现出新中国的精神风貌。”大家每天早上6点集合,因为彭清一要负责叫每个同志起床,所以每天5点半就要起床。“一直到今天,我也坚持每天5点半就起床”——那个时期的每一件小事都深深影响了彭清一的整个人生。

从8点半大家就要开始一天的排练,为晚上的演出做准备。“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行家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即使在国外,彭清一也一刻没有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当时,彭清一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学习舞蹈和练功的资历都很浅,他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虚心向国内外专家请教,“我恨不得一口吞下这些名家的所有学识”,学习笔记记了满满十几大本。他在国内的时候,练芭蕾舞的转圈费了很大劲也总是不得要领,在罗马尼亚,经一个专家指点后茅塞顿开。通过这样的交流学习,彭清一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舞蹈和文化素养。

彭清一总说文艺工作者就是一名战士,要“招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这样的思想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因为这个时期,彭清一受到了最严格正规的组织纪律教育。彭清一还记得在民主德国时被文工团团长周巍峙批评的一件事。当时在餐桌上吃面包,他涂了黄油、果酱,还加上了一层白糖,周巍峙严肃地走过来,说:“彭清一,你不看看东德现在什么情况,他们也很困难。你涂了黄油、果酱还不够?为什么还要涂白糖?”从此彭清一牢牢记住了一点:他们代表的不仅是自己,更是新中国的形象!有着极其强烈的国家意识,是那一代艺术家的共同特点。“一伸

腿一抬手都是国家形象”,无论是饰演一个小角色,还是担当主要角色,站在舞台上的彭清一都会忘了他自己,充满激情地饰演好每一个角色。彭清一和他的同事们带着国家的荣誉感、历史的使命感,在那次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上,以极富民族特色的《红绸舞》、《西藏舞》为祖国赢得了两枚金质奖章。1951年8月,在东德参加完世青节的演出后,文工团便开始了在东德各地和欧洲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巡回演出。“那时外国人看到我们的女演员们就故意把步子迈得大大的,让他们看清楚我们新中国的女性是不是小脚。”而看过《红绸舞》的外国人纷纷感叹:新中国的火烧起来了!中国青年文工团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

说到这段让彭清一骄傲和记忆深刻的艺术和人生经历,还不能不提到他们代表新中国艺术家第一次登上维也纳金色大厅的往事。奥地利是当年欧洲之行中唯一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金色大厅当时正好处于奥地利的四国轮值中苏联当值的日子,他们得以把新中国的音乐舞蹈艺术带进了音乐艺术的著名殿堂——维也纳金色大厅。从1951年开始,彭清一几乎每年都会出国演出访问。作为文化使者,他先后随团访问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仅苏联就去过10次——向世界宣传中国,向各国人民展现中国民族舞蹈艺术。

新中国早期对外文化交流不仅对于彭清一个人来说意义非凡,对于新中国的整个文化事业也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它不仅为全国多个文艺团体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分子,更通过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文化管理经验先后成立了一大批完全不同于旧社会班子的新型文艺院团,在全国各地建设了影剧院、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公益文化设施,基本改变了旧中国文化事业积贫积弱的局面。例如,以1951年出访的中国

青年文工团骨干为主要成员,1952年,在刘少奇、周恩来的直接关心下,新中国成立了第一个国家歌舞团——中央歌舞团,后来赫赫有名的东方歌舞团、中央乐团、中央民族乐团皆脱胎于此。

难忘慕尼黑空难

这次访问演出非常成功,是中国与南美洲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创举,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史上也可书下光辉的一笔。但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有10名文艺工作者在此次南美之行中失去了生命。那是1956年11月24日,艺术团从瑞士分乘3架飞机回国。当前两架飞机顺利到达捷克后,第三架飞机却迟迟没有到。正当大家焦急万分的时候,中国驻捷克大使曹瑛红着眼睛告诉大家:“第三架飞机在慕尼黑上空发生坠机事件,10名同志全部罹难。”这10名同志有:1948年与江姐一起做过地下工作的、担任艺术团副秘书长的李德椿及吴鸣申、刘又春、张春来、蒋文林、王文华、邓子若、俞海、杜近芳、刘淑芳、赵青等名家共88人,彭清一也是其中之一。

代表团准备前往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智利和乌拉圭。这4个国家当时还没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有些国家甚至还驻有国民党的使馆机构。与1951年那次出访不同,这样单枪匹马进入政治气候完全不同的国家,是福是祸,实难预料。但大家都牢牢记得出行前周总理亲自到和平宾馆为代表团送行时的话:无论有多大困难,只要能进去,就是胜利;要认真执行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要保证演出质量,通过演出交流文化、广交朋友。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艺术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圣地亚哥、蒙得维的亚等地演出58场,观众达15万多人,艺术团所到之处,都备受欢迎,广大华侨更是欢欣鼓舞。拉美四国的国家元首、议会会长和政府官员,纷纷接见了楚图南团长和演员,盛赞演出成功,并向新中国表达了良好祝愿。南美诗人聂

鲁达还与演员们一起联欢、合影留念。彭清一还记得在智利科隆大剧院演出结束后,智利的一位舞蹈演员还送给他一双芭蕾舞鞋,他回赠了一柄檀香扇。



鲁达还与演员们一起联欢、合影留念。彭清一还记得在智利科隆大剧院演出结束后,智利的一位舞蹈演员还送给他一双芭蕾舞鞋,他回赠了一柄檀香扇。

鲁达还与演员们一起联欢、合影留念。彭清一还记得在智利科隆大剧院演出结束后,智利的一位舞蹈演员还送给他一双芭蕾舞鞋,他回赠了一柄檀香扇。

鲁达还与演员们一起联欢、合影留念。彭清一还记得在智利科隆大剧院演出结束后,智利的一位舞蹈演员还送给他一双芭蕾舞鞋,他回赠了一柄檀香扇。

一提起“中国街”,可能大多数人马上会联想到海外华人聚居的“Chinatown”——那里商铺林立、霓虹闪烁,展现的是一幅盛世繁华图景。远在刚果共和国的普尔省,也有一条以“中国”命名的街道。当地居民都亲切地叫它“中国街”——它的存在真实地记录了中非人民历久弥坚的深情厚谊。

1996年至2001年,我出任中国驻刚果共和国大使。历史上原本只有一个刚果王国,是西方殖民者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人为地将其一分为二——西部地区划给了法国,成了今天的刚果共和国,因其首都是布拉柴维尔而得名刚果(布);东部地区属于比利时国王的私人领地,就是今天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因其首都是金沙萨而得名刚果(金)。两个刚果隔刚果河相望,坐快艇只需六七分钟就可以到达对岸。但刚果(金)是非洲的大国,面积是刚果(布)国土的7倍,自然资源也比刚果(布)更为丰富。

在出使刚果共和国之前,我曾于上世纪90年代初初到刚果这个国家。记得当时刚下飞机,一位刚果共和国外交部的礼宾官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虽然现在已经想不起他的名字,但他当时那份真诚和健谈还依然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在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时候,中国曾经坚定地支持过我们。现在你们又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无私的援助,中国人是好样的!”他说刚果人民非常热爱中国人民,不少中学都开设了中文课程,很多人都会讲几句中文,都会说“你好”。“信不信?我还会唱《东方红》。”说完他就情不自禁地高歌一曲。真别说,调儿还挺准的,这让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中国在刚果的影响原来这么大!

从礼宾官的口中我得知,中国与刚果共和国的友谊还有着一段深厚的历史渊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殖民者在刚果修建大洋铁路,当时就有很多中国劳工参与了这条铁路的修建。一些来自中国南方的工人把荔枝的种子带到这里,并将培育荔枝的方法传授给了当地居民。普尔省是刚果(布)主要的荔枝产区,临别时礼宾官还反复地提醒我们,有机会一定要到那里去品尝荔枝。

直到1997年,已经身为大使的我受邀到普尔省考察,深藏在心底多年的这个小愿望终于得以实现。荔枝的甜美,吃在口中,甜在心头。但最让人感动的是考察期间,普尔省的一位地方官员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他们已经将这条街命名为“中国街”,以此纪念中国人民对刚果(布)人民的无私帮助和深厚友谊。

普尔省的这条“中国街”,无非就是在并不宽敞的道路旁立了一块路牌,跟旧金山的中国城或者日本的中华街绝对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几十年过去以后,当战争的创痛已经平复,当时的工人也早就不知所踪,一颗颗小小的荔枝种子,却远在他乡落地生根。“中国街”不也像那繁衍不息的荔枝一样,是两国渊源和友谊的最好见证么?

(本报记者王位据前中国驻刚果共和国大使曲卓君口述整理)

难忘刚果(布)的「中国街」

曲卓君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 “我的非洲故事”征文 文化部外联局与本报合办 邮箱:whbgjb@163.com 电话:010-64296360

短消息

话剧《故事新编》在欧盟首都开演

本报讯 一片空旷的舞台,左右各4台大火炉上架着烟囱,9位“工人”各司其职,70吨煤围绕其中……11月6日,欧罗巴利亚艺术节的演出项目之一、林兆华导演的作品《故事新编》在比利时国家剧院开演了。

此剧的演出文本出自鲁迅的小说集《故事新编》中7个荒诞离奇的故事。它们在剧中既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9位演员并无固定的角色,但《铸剑》的情节

贯穿始终。戏中不仅有戏剧演员,还有京剧表演的高手,此外,还添加了“中西合璧”的双簧表演。为了适应在比利时的演出,林兆华不采用传统的字幕表达,而是找了当地的一位演员来做“现场翻译”,与剧中的说书人一起来表述《铸剑》这个故事。

话剧《故事新编》此次在欧盟首都比利时上演,演出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全场掌声雷动,演员多次返场谢幕。(欧亚)

易中天“出使”新西兰读书文化节

本报讯 11月14日上午,由新西兰华文书店主办的首届“新西兰读书文化节”在奥克兰隆重开幕。中国驻奥克兰总领事廖菊华、新西兰民族事务部部长和妇女部部长黄徐毓芳、工党华人国会议员霍建强及特邀嘉宾中国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等应邀出席开幕式并为本届文化节“我的KIWI生活征文比赛”获奖者颁奖。中国驻新西兰大使张利民、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聂震宁、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为读书文

化节致贺信。

首届新西兰读书文化节为期两天,以“书籍传承文化,阅读成就未来”为主题。活动期间,先后举办了2万册中文图书展示、向奥克兰等市图书馆赠书活动、专家现场讲座、读者见面会、签名售书、华人环保基金儿童画展、摄影展等。作为本次活动的“文化大使”,易中天举办了以“如何在文化差异和冲突中守住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为主题的讲座暨读者见面会。(费秀伶)

中韩文化交流研讨会在京举办

本报讯 11月11日,由北京中华文化学院和世界知识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中韩文化交流研讨会”在北京中华文化学院举行。中华文化学院副院长黄宇,中国原外交部发言人、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沈国放,韩国行政自治部原部长、韩国前奥组委主席金正吉等出席了活动。

会上,主办方还推介了由金正吉撰写的《公务并非官老爷》一书,这是金正吉在担任行政自治部部长期间写就的。(李一)

会上,主办方还推介了由金正吉撰写的《公务并非官老爷》一书,这是金正吉在担任行政自治部部长期间写就的。(李一)

《三国演义》与《藏獒》中日合拍的幕后故事

本报记者 陈璐



《三国演义》广受好评

作为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与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主办的“中日动漫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11月15日,有关中日合拍动画片的精彩讲座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两场讲座中,主创人员与相关专家首次展示了中日合拍动画《三国演义》及《藏獒》的一些珍贵资料,向公众揭秘两部片子幕后的故事,并以专业的观点解析动画制作过程中的问题,对中日在动漫方面的合作模式、未来走向进行深入探讨。此前,在2009年3月举行的东京国际动漫节上,由北京辉煌动画公司与日本未来行星株式会社合作拍摄的大型高清动画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及其衍生产品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目前已有20多个国家的40多家电视机构表示了对购买意向,该片计划明年4月在日本播出,并在世界范围内播出、推广。那么,如此成功走向国际市场的合作动画产品又是怎样诞生的呢?

国际标准制作中国故事

《三国演义》在国内播出后,受到了观众的好评与追捧。在日本,《三国演义》也受到日本各层面的广泛关注。日本多美株式会社(Takara Tomy)是世界著名的日本玩具厂商,负责《三国演义》衍生产品的开发与推广。其执行总监木健一当初在杭州动漫节看到《三国演义》的部分片子时,即感到质量非常高,希望参与到制作当中来,并能够代理中国市场。迄今,他们已经开发出网上游戏、服装、文具、交换游戏卡(游戏收集卡)、仿真玩具等“三国演义”的系列周边产品,并以各种形式和不同创意进行促销。

讲座上,《三国演义》总制片人、北京辉煌动画公司总经理周凤英从中日文化交流与项目运营的角度向大家介绍了这部动画片的幕后故事。《三国演义》在制作之初就立足于国际视角,确定了原汁原味、高品质、国际化几个关键词。首先,日本之前也拍过三国题材的动画片,这次在“三国演义的故乡”做片子,自然要体现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念和味道。其次,《三国演义》今年8月在央视电视剧频道率先开播,对于一部动画片来说,打入成人电视领域是很罕见的,这体现了该片“全龄段”的特点。该片总导演朱敏表示,这部动画片电影化处理手法的运用、貂蝉月下弹琴等女性角色空前的扩大、精良的音乐制作等,体现了团队对观众的尊重和动画的“精神”。他说:“刚接拍这个动画片时我很惶恐,因为作品本身人物、场景复杂,制作周期紧,特别是中日合拍,中国动画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站上国际舞台,代表中国动漫发展的形象。”因此,《三国演义》在生产流程的设置、前期制作、后期音效等方

面,都是按国际化标准制作,其精确度是国内一般标准的十倍。另外,他们还始终坚持以国际的眼光,达成对市场把握与艺术追求之间的平衡。第三,该动画片市场定位于中国、日本以及欧美的主流动画市场,主打“国际牌”。

当然,一个作品的成功不会一帆风顺,中日双方不同的背景决定了必然会有不同的意见产生,但是通过在友好气氛中互惠互利的谈判,合作最终达成协议并取得成功,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及国际影响。周凤英说,通过类似《三国演义》这样的合作,中日双方可以共同推动产业发展,将动漫精品作为中国、亚洲乃至东方的符号,推向全球。同时,这也是实现打造中国知名品牌、做民族动画之脊梁梦想的一个途径。

“总会想着这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

一部动画电影的制作流程包括前期:选题、立项、采风、剧本、分镜;设定(角色、道具、美术);中期:原画、动画、上色、背景;后期:摄影、剪辑等。可以说,每一步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由马多浩斯(Madhouse)株式会社与中国电影集团合拍的动画电影作品《藏獒》中,更是如此。

比起由本土团队完成,主要是“中国原创”的《三国演义》,根据青海作家杨志军同名小说改编的《藏獒》,体现了更多也更细节化的跨国合作。据介绍,大致而言,前期制作、人物造型、美术设定在日本,第二期画面在中国(包括上色、制作),而后在日本合成,再到中国配音。在此期间,中日双方都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马多浩斯总监制、有日本动画界

金牌监制之称的丸山正雄说,合拍影片是件很难的事情。我们之前也与美国、韩国等有过不少合作,发现有许多具体差异,但是很多跨国合作也是超越了国家界限的。《藏獒》导演小岛正幸说:“拍这部动画跟完全在日本国内制作的片子不同,有一种活力和热力,也学到了很多。”《藏獒》的中方制片人近也说,制作的时候,总会想着这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

丸山希望该影片既要考虑到西藏的独特性和对原著小说的尊重,又要从日本动漫运作规律出发,考虑到动画作品的娱乐性和广大受众。为此,他汲取了原作中很多元素,也与日本一个善于写狗的小说家联系,同杨志军达成协议,对剧本做出一些改编。日方还为影片搜集了很多资料,比如对多年以前的听诊器、做酥油茶工具具体的模样,都要求有切实的了解。在分镜上,《藏獒》更是几易其稿,力求严谨、精益求精。小岛正幸说,在日本,能找到西藏资料很有限,日方设计出人物造型后,先请中国的藏学家看,把他的意见译成日文传回日本,再对图画做出修正。从现场展示的修改前后两幅图可以看出,藏袍的袖口、靴子做了更贴近藏民生活的修正;而初稿中人物的腰带,因为用了只有喇嘛才可以采用的颜色,也做了修改。此外,小岛说,作品一个大主题是表现西藏的美丽风景和乡土人情,又因表现的是几十年前的西藏,因此,在制作背景时,实景拍摄照片固然容易,但每张背景都用手绘的方式表现。

丸山说,他在制作《藏獒》时希望打造一部适合中日乃至全球观众喜爱的影片。2009年6月昂西国际动画节上,丸山又听取了法德专家的意见,吸收了欧洲人的建议。其实,这一点从他选择在中法法都有

影响力的日本漫画家浦泽直树来做人物设定也可可见一斑。《藏獒》预计在2010年五月份完片,2010年秋季上映。据透露:日方将在日本150家影院线播放《藏獒》,并希望通过上海世博会向全世界发行。而朱近也表示,希望由此中日合拍继续探索中国动画风格,马多浩斯下一部动画片,中国将更多地参与。

《藏獒》被马多浩斯称为“在跨文化交流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事实上,中日双方跨越文化海峡的时代性合作,也确实值得我们期待。就目前国内动画产业的发展现实来看,我们的动画产业无论是规模、资金、人才,还是原创生产制作能力与国际动画巨头相比还有差距。但正如朱敏所说:“既然已经站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只有咬着牙站得再远一点。中国动画要走的路还很长,但是我们都年轻。”中国需要原动力,需要国家扶持,也需要在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撞击和促进中,找到自己的灵魂,找到发展壮大、开拓国际市场的道路。



动画电影《藏獒》即将上映